

香港
小說台

七步驚龍



目 录

第一章	秋水芙蓉.....	1
第二章	瞎眼佛婆.....	41
第三章	黄山石室.....	113
第四章	各怀机心.....	191
第五章	六脉真气.....	231

目 录

第 六 章	埋恨谷.....	271
第 七 章	磨刀老人.....	345
第 八 章	七步掌法.....	384
第 九 章	羊角老妖.....	424
第 十 章	忠州大侠.....	463
第十一章	狼姑婆.....	499

目 录

第十二章	天人不容	535
第十三章	形势危急	572
第十四章	独力回天	616
第十五章	因刀成仇	653
第十六章	故意射镖	691
第十七章	初露头角	731
第十八章	一步登天	763

目 录

第十九章	酒楼双奇.....	307
第二十章	月夜下书.....	845
第二十一章	真假之争.....	886
第二十二章	随驾出巡.....	925
第二十三章	磨刀献策.....	962
第二十四章	四九刀阵.....	1003
第二十五章	众叛亲离.....	1047

第六章 埋恨谷

李从义一手摸着黑须，蔼然笑道：“好，老弟果然是性情中人，你这话老朽一定会告诉如云，你川省回来，不必再去风云山庄，老朽会叫如云找你去的。”

君箫心头一阵感激，拱拱手道：“多谢前辈成全，在下告辞了。”

李从义叮嘱道：“老弟好走，江湖险恶，人心叵测，前途珍重。”

君箫再一拱手，转身朝小山下行去。

出了山谷，就一路西行，晓行夜宿，这一路上没再遇上七星会的人，由皖入鄂，经汉阳、江陵，渡江向西，即是松滋县。

一般入川要道，都是由江陵、宜昌溯江而上，很少人由松滋往西走旱道的。

那是因为由松滋、枝江西行，乃是川、鄂、湘三省交界的山陵地带，瘴雨蛮烟，行人稀少，旅客视为畏途。

君箫在途上早已打听清楚，磨刀溪在四川万县东南，接连湖北利川县境，也就是说，到了利川，就可以找到磨刀溪。

他虽然不知磨刀老人住在磨刀溪什么地方？

但由利川一路找去，总可以找得到，因此决定赶赴利川，那就必须走旱路，由松滋一路向西经枝江、长乐、施南，而达利川。

这天中午时分，他赶到长乐。

这长乐县，在元朝以前，还是蛮地，明置五峰石宝长官司，清始设长乐县治（即今之五峰县）。

长乐县地处山区僻镇，城内只有一横一直两条大街，街道狭仄，自然不在话下，横街上，只有一家酒菜馆，叫做天香楼。

长乐县不是通衢大邑，往来的旅客不多，食客自然也不会太多，因此天香楼日常生意，也十分清淡。

可是今天有些例外，晌午时分，天香楼上十来张桌子，差不多占上了七八成座头。

这是很少有的盛况，天香楼三名跑堂的伙计，精神抖擞，嗓子已亮了起来，楼下刀勺声，响当当的，也显得份外起劲。

君箫就是被声闻大街的刀勺声引来的，上得楼梯，三名伙计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，掌柜的亲自在楼梯口招呼，看到君箫，连忙哈着腰，陪笑道：“客官，请，请，这边还有空位。”

他领着君箫走近一张空桌，伸手拉开板凳，连说了两声：“请坐。”

君箫放下包裹，在凳上坐下，掌柜已经倒了一盅茶送上，含笑问道：“客官要些什么？”

君箫道：“你给我切一盘卤味，再炒两个热炒，拿一盆馒头来。”

掌柜道：“客官可要来一壶酒，小店有茅台、竹叶青，还有陈年的女儿红……”

君箫道：“好吧，那就给我来四两竹叶青。”

掌柜退去之后，君箫举目略一打量，就发觉气氛有些不对。

全楼食客，不但每人身边都带有兵刃，而且年纪都不太大，看去不过二十出头，三十左右，一望而知全是武林中人。

每桌四人，一共六桌，计有二十四人，大家各自低头吃着酒菜，也不互相交谈，因此一点也听不到酒客的喧哗之声。

酒楼上一共只有八张方桌，除了自己独占一桌之外，另外一张桌子，是一个身穿蓝布衫的老嫗，和一个十六七岁，身穿青布衣裙的少女，像是婆孙两人。

那老嫗约莫六十左右年纪，脸长如驴，头上戴着一付黑绒包头，虽然只是一个乡下老太婆，但是包头上却缀着一圈珠花，中间一颗珠子，比黄豆还大。

不用说，那自然是假的了，若是珍珠串的，光是中间这一颗珠子，就值上千两银子。

青衣少女生得甚是娟秀，一张瓜子脸，柳眉俏目，乌黑的眼珠甚是灵活，梳着两条长长的发辫，一直垂到胸前，发梢还结着两朵丝线编的红花。

她们也只是自顾自的吃喝，没有说话。

酒楼上几乎已是九成座头，但却不闻一点人声，这大概自有酒楼以来，破天荒的第一次。

酒楼应该乱哄哄的才显得热闹，像这样满堂食客，鸦雀

无声，在气氛上就使人有异样的感受。

君箫看得暗暗纳罕，忖道：“这些人似乎大有蹊跷。”

正想之际，只见左首桌上的蓝衣老嫗，忽然转过脸来，朝自己咧嘴一笑，露出两颗黄板牙，牙缝里沾着青菜，模样有些傻。

尤其在她笑的时候，马脸一松更显得一脸俱是皱纹。

而且每一条皱纹都会笑，笑得都不一样。

君箫直觉的感到这老嫗有些古怪，但又说不出她古怪在哪里？

蓝衣老嫗打量了君箫一眼，就朝坐在她边上的青衣少女低低说了两句。

她说得很轻，君箫和她们隔着一张桌子，自然不会听到；但君箫知道，那蓝衣老嫗一定是和她孙女在谈论着自己。

果然，蓝衣老嫗话才说完，青衣少女就倏然回过头来，她那双黑白分明的目光，投到君箫脸上，君箫正好在望着她。

四目相投，君箫觉得自己不该去盯着看人家姑娘，急忙移开目光，只听那青衣少女口中冷冷哼了一声。

她这声冷哼，传到君箫耳中，就觉得大大的难堪！

本来嘛，你如果不朝我看来，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

你可以回头来看我，我就不能看你？

你如果认为我看你是轻薄？

那你又为什么要回头看我？

当然，他不能为了人家姑娘的一声冷哼，站起来去和她评理；但心里总觉得这青衣少女似乎蛮横得有些不通人情。

正好此时一名伙计替他送来酒菜，君箫也就不去理会她们，独自斟了一杯酒，慢慢的吃喝起来。

过不一回，只听蓝衣老嫗尖着嗓子叫道：“堂倌，算帐。”

掌柜的赶忙答应一声，急步趋了过去，陪着笑道：“回老太的话，一共是五两二钱七分银子。”

君箫听得一怔，暗自忖道：“这婆孙二人，桌上一共也没叫几个菜，那要这许多银子？这家酒楼，简直是漫天要价！”

蓝衣老嫗摸出一锭足有七、八两重的银子，交到掌柜手中，一面伸手一指君箫桌子，说道：“连这位相公的都一起算了，余下的不用找了。”

你别看她像个乡下老太婆，她八两银子吃了一顿普通的酒饭，出手岂非比达官贵人还要大方。

掌柜的连连哈腰，说道：“多谢老夫人赏赐。”

多赏了几两银子，“老太”就变成了“老夫人”。

君箫听她连自己的帐都给付了，急忙放下筷子，拱拱手道：“老婆婆不用客气，在下……”

蓝衣老嫗不等他说下去，摇摇手，拦着笑道：“没什么，老身给了就算了，相公不用再和老身客气了。”

君箫还待再说，蓝衣老嫗已经站起身，朝青衣少女吩咐道：“小红，咱们走。”

青衣少女跟着站起，纤手一挥，莺声厉厉地道：“大家该上路啦！”

娇声甫落，六张桌上的人，一齐站了起来，鱼贯往楼下走去。

现在君箫明白了，这些人和蓝衣老嫗是一路的。

青衣少女扶着蓝衣老嫗，离开座位，她们要下楼去，就得经过君箫的桌子。

君箫因她替自己会了酒帐，心里过意不去，站起来，说道：“老婆婆……”

蓝衣老嫗没待他说完，颤巍巍的伸过手来，轻轻拍着他肩膀，笑道：“年轻人，你也该走了。”

君箫不好避让，但听她说得奇怪，心头微愣，说道：“老婆婆请便。”

“不。”

蓝衣老嫗笑得有些谑诮，微微摇着头，笑道：“老身之意，是想邀你和咱们一起走。”

君箫发觉她说话之时，那双眼睛，眯得像一条缝，一直盯着自己。

她眼缝之中，闪烁着奇异的光亮，一回亮如星星，一回黯淡晦暗，一瞬之间，竟然变幻莫测，心头暗生警惕，问道：“在下为什么要和你们一起走？”

蓝衣老嫗依然含着微笑，徐徐说道：“老身也是一番好意，这一带都是蛮荒之地，大家结伴同行，总比一个人走要安全得多。”

她话声说得十分柔和，好像真是一番好意，但君箫听到耳中，就觉得不大对劲！

尤其蓝衣老嫗笑得好不诡秘，好像她瞳孔中，正在散发着无形的吸力，自己不知不觉之间，竟被她多变的目光吸引住了，再也移不开目光。

心头不由大惊，暗暗凝聚功力，想把目光移开，但蓝衣

老嫗眯着双目，緊緊盯着你，任你如何運動，也休想移得開去！

不，等你發覺不對，就是想要舉手劈出一掌，都有如夢魘一般，連手臂都舉不起來。

藍衣老嫗望着他，微笑道：“好了，年輕人，你現在應該想清楚了，走，隨老身下樓去。”

她顫巍巍的手，又伸了過來，拍拍君箒的肩膀，好像慈母對孩子一般的親藹。

君箒心頭一阵迷糊，居然點點頭道：“好，在下那就和老婆婆一起走好了。”

藍衣老嫗得意地笑道：“你想通了就好，小紅，咱們走。”

青衣少女攙扶着她，緩緩朝樓梯走去。

君箒一手提起包裹，緊隨着她們身後而行。

掌櫃率同三名伙計，早已在樓梯口一字排開，躬着身同聲說道：“老夫人好走，謝謝老夫人。”

一行人離開長樂，依然一路西行。

在城中之時，藍衣老嫗還需要青衣少女攙扶而行，但出了縣城，她再也不用人扶持，緊隨眾人身後健步如飛。

小紅（青衣少女）此時已越過眾人，走在最前面，替大家帶路，翻山越澗，一路飛掠奔行的極快。

這一路上，都是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嶺，山勢迤邐，溪澗如帶，不時有猛獸出沒。

這樣曉行夜宿，一直走到第四天傍晚，才趕到一座雲霧繚繞的高山之下。

小红领着大家朝一处山谷走去。

这座山谷从山口起，石呈黝黑，四周寸草不生，形态十分险恶。

山谷入口处，一路曲折甚多，越往里越狭，两旁陡壁如削，寸草不生，脚下也尽是大小石块，流水潺湲，石上长满了青苔，走在上面，滑不留足，这简直是一条山缝！

约莫走了半里光景，峰回路转，眼前地势开朗，却是一片小小的草地，草地上盖着一座六角形的石亭，一方扇形的横匾，上书“止武亭”三个朱红楷书。

一条乱石垒垒的山涧，依然向里延伸，沿着山涧深入，转过山谷，里面又是狭窄峭壁，向左弯去，敢情里面又是一道深谷。

小红领着一队人走近“止武亭”。

纤手朝后一摆，示意大家停步，然后独自走上几步，朝亭中躬身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婢子小红，恭请孟婆婆。”

止武亭中，只有一张小小的石桌，和四个石凳，根本不见半个人影；但就在小红话声方落，亭中就响起一个苍哑的老妇人声音，说道：“令牌呢？”

只不过一霎眼的工夫，止武亭上，已经踞坐着一个手持黑漆杖，身穿黑衣的白发老婆婆。

小红慌忙应了声“是”，从身边一个革囊中，取出一块铁牌，摊在掌心，说道：“请孟婆婆验看。”

孟婆婆一双水泡眼，朝她掌心一瞥，问道：“一共几个人？”

小红躬身道：“一共二十五名。”

孟婆婆“唔”了一声道：“你们可以进去了。”

小红又应了声“是”，收起铁牌，朝身后挥了挥手，当先朝谷中行去。

一行人跟在她身后，鱼贯而行。

蓝衣老嫗是这一行人的押队，走在最后，朝孟婆婆挤眉弄眼的向身后嘤嘤嘴，边走边笑道：“老姐姐，麻烦你啦！”

孟婆婆点点头道：“你只管走好了。”

一行人很快在山谷中消失，孟婆婆手持黑漆杖，颤巍巍站起身，走出六角小亭，口中沉喝道：“二位既然闯进了凉雾山埋恨谷，又何用再藏头缩尾？”

话声甫出，突然听一声洪笑，两条人影，疾如鹰隼划空泻落。

这两人都是道家装束，左边一个年约四旬，身穿天蓝道袍，背负青穗长剑。

右边一个年约五旬开外，胸飘黑髯，一身灰布道袍，除了肩负长剑，左手还执着马尾尘拂，那一声长笑，正是此人所发。

孟婆婆一双水泡眼只瞄了两人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婆子如果眼睛不花，二位居然还是武当、衡山的高人。”

蓝袍青穗，正是武当弟子的标记，衡山派左拂右剑，名闻天下，因此只要是久走江湖的人，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

黑髯道人朗笑一声道：“不错，贫道正是衡山史清尘，这位是武当孤松道友。”

孟婆婆似乎丝毫不把衡山、武当的人放在眼里，冷声道：“说说来意。”

史清尘道：“贫道敝师侄谷凤池，和无为道长（武当掌

门人) 门下俗家弟子祝祥麟，均在一月前离奇失踪……”

孟婆婆哼道：“你们找人找到凉雾山埋恨谷来了？”

孤松道人道：“贫道和史前辈若无半点佐证，岂会找到这里来？”

孟婆婆道：“什么佐证？”

孤松道人道：“方才那一行人中，贫道认识的就有两个。”

孟婆婆道：“你认识两个什么人？”

孤松道人道：“石城柳家庄少庄主柳必显，河南中原镖头中原一鼎胜百里令郎胜家驹。就在被你们劫持而来的二十五人之中，这总不假吧？”

孟婆婆道：“这两人与你们何干？”

史清尘道：“你们既能劫持这二十五人，敝师侄和失踪的武当门人，自然也可能是你们劫来的了。”

孟婆婆道：“你师侄也好，师弟也好，老婆子可不清楚，你们自己进去看好了。”

孤松道人道：“史前辈，咱们快进去瞧瞧。”

史清尘拂尘当胸，敞笑一声道：“孤松道友，你当她会轻易让咱们进去么？”

孤松道人一愣道：“这……”

他要待说：“这是她自己说的。”

但才说了一个“这”字。

孟婆婆就嘿嘿怪笑道：“史清尘，你说对了，老婆子放你们进去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。”

史清尘问道：“什么条件。”

孟婆婆道：“放下手中兵刃，由老婆子点了你们穴道，

再用黑布蒙住双目，方可以进去。”

史清尘脸色微变，沉笑道：“你要贫道二人束手就缚？”

孟婆婆怪笑道：“老婆子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孤松道人怒喝道：“好狂的口气！”

“锵”的一声，从肩头撤出长剑。

史清尘见多识广，眼看这黑衣老妇既知自己来历，（他是衡山派掌门人祁清风的师弟，衡山派的第二高手）犹敢口发狂言，显然必有所恃。

右手向孤松道人微微一拦，目注孟婆婆，问道：“你要贫道二人束手就缚，似乎也该亮个名号，并说明谷中主人，又是何等人物，好让贫道衡量衡量。”

他已然看出孟婆婆不过是守谷之人，那么她身后必然另有主人。

孤松道人听得暗赞一声，这位衡山派的高手，果然名下无虚，对方如此狂傲，依然丝毫不动火气，说话不卑不亢，极为得体，至少也可以摸清对方底细。

孟婆婆瞪着一双水泡眼，嘿嘿怪笑道：“好个牛鼻子，你想套我老婆子口气？谷中主人是谁，你们进去了，自会知道，至于老婆子，嘿嘿，亏你还是祁清风的师弟，难道连老婆子这根拐杖，也认不出来？”

手中黑漆杖“咣”的一声，往地上一顿。

这时已是傍晚时光，暮霭渐合，但史清尘一身修为，已臻上乘，目力何等敏锐，她一顿黑漆杖，鸟爪般的五指，随着移下数寸，改握杖身，露出了杖头。

一般上了年纪的人，杖头上多数刻的鸪鸟，但孟婆婆杖

头上，却是雕刻了一支背插双翅的飞狐！

史清尘这一瞧，神色不由的微微一变，仰首长笑道：“无怪你口气托大，竟是昔年横行西南的黑飞狐，哈哈，据江湖传言，当年你被梵净山主一记‘大悲神掌’，击得销声匿迹，不想三十年后，依然怙恶不悛，躲在凉雾山，助纣为虐，你们劫持各派门下，究竟有何阴谋？”

孤松道人并没听说过黑飞狐其人；但听史清尘的口气，这黑飞狐想必是个穷凶极恶之人无疑，手中松纹剑不由的一紧，暗暗凝神戒严。

孟婆婆两腮下垂，水泡眼隐射凶光，沉喝道：“史清尘，你有多大道行，居然触犯我老婆子的忌讳，本来你还可以留下一条性命，现在是死定了。”

史清尘面对黑飞狐这样一个劲敌，自然不敢丝毫大意，右手撤下长剑，双眉一轩，朗笑道：“黑飞狐，咱们之间鹿死谁手，此刻未免言之过早。”

孤松道人仗剑跨上一步，躬身道：“史前辈，还是先由晚辈来会会她。”

史清尘含笑道：“道友且替贫道掠阵如何？”

一面在转脸之际，暗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黑飞狐成名在五十年以前，经过三十年蛰伏，武功必然大为精进，贫道是否是她敌手，尚难逆料，何况她只是守谷之人，谷中另有主人，此事非同小可，等贫道和她动手之时，道友务必急速退出此谷，在途中相候，贫道自会赶来会合，如天明之前，仍不见贫道，必然失陷此谷，道友速归报令师，通知敝派，再作计较……”

黑飞狐孟婆婆冷声哼道：“史清尘，你们用不着商量，